

Alles Positive hebt aus dem Dunkel des
Nichts. Dunkel genau ist es in den Blüten.
Ob auch die Erde ihren Fleck genommen hat,
wird man selbst nie entscheiden sollen.

世界著名思想家通信集译丛 丛书主编 张一兵

Martin Heidegger /
Elisabeth Blochmann.
Briefwechsel. 1918-196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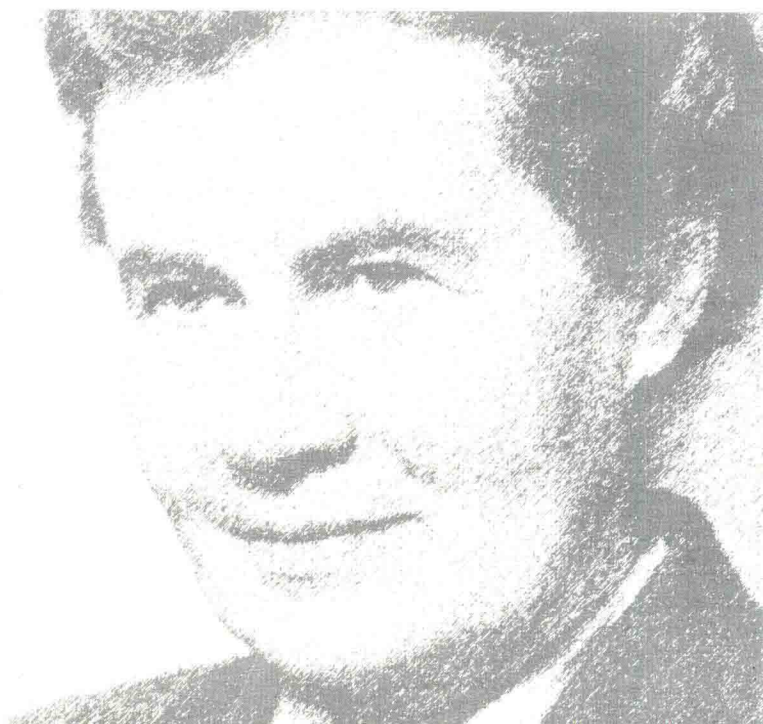
Joachim W. Storck

海德格尔与 布洛赫曼通信集

〔德〕约阿希姆·W. 斯托克 编

李乾坤 李逸超 译 周芝雨 校译

南京大学出版社



世界著名思想家通信集译丛 丛书主编 张一兵

海德格尔与 布洛赫曼通信集

〔德〕约阿希姆·W. 斯托克 编

李乾坤 李逸超 译 周芝雨 校译

Martin Heidegger / Elisabeth Blochmann.

Briefwechsel. 1918-1969

南京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海德格尔与布洛赫曼通信集 / (德)约阿希姆·W.斯托克编;李乾坤,李逸超译.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7.1
(世界著名思想家通信集译丛 / 张一兵主编)
ISBN 978-7-305-16199-5

I. ①海… II. ①约…②李…③李… III. ①海德格尔, M. (1889~1976)—书信集②布洛赫曼, E. (1896~1972)—书信集 IV. ①B516.54②B516.5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277462 号

出版发行 南京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南京市汉口路 22 号 邮 编 210093
出 版 人 金鑫荣

丛 书 名 世界著名思想家通信集译丛
书 名 海德格尔与布洛赫曼通信集
编 者 [德]约阿希姆·W.斯托克
译 者 李乾坤 李逸超
校 译 周芝雨
责任编辑 肖自强

照 排 南京紫藤制版印务中心
印 刷 江苏凤凰扬州鑫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35×965 1/16 印张 16.75 字数 190 千
版 次 2017 年 1 月第 1 版 201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5-16199-5
定 价 45.00 元

网 址: <http://www.njupco.com>
官方微博: <http://weibo.com/njupco>
官方微信: njupress
销售咨询热线: (025)83594756

*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 凡购买南大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所购
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目录

001	马丁·海德格尔与伊丽莎白·布洛赫曼通信集
243	爱尔福丽德·海德格尔：关于马丁·海德格尔致伊丽莎白·布洛赫曼教授女士的信
247	伊丽莎白·布洛赫曼年谱 1892—1972
253	编者后记
260	译者后记

马丁·海德格尔与伊丽莎白·布洛赫曼通信集

马丁·海德格尔致伊丽莎白·布洛赫曼

1918年6月15日,弗莱堡

亲爱的莉茜小姐:

我们衷心地感谢您的来信。我们也真切地希望能够有机会更长地相处一段时间。

我们的精神生活应重新变得真正真实(wahrhaft wirkliches)——精神生活必须获得从个人中生发出的力量,这个力量“颠覆”并且催生真正的反抗——这种力量仅在纯朴(Schlichtheit)之中真正显现出自身,而非在自命不凡、颓废堕落、被逼无奈的人之中。我们的大学已经丢失了这种精神存在和精神生活的简单的、平静的传统——任何“看到”了这一点的人并不会对这些从事学术的青年们内心的无助感到惊讶,他们同样在针对“大学本质”的纲领性的改革建议和理论之中见到了一种虚弱的迷茫。

精神生活只能够被亲身示范(vorgelebt)和塑造(gestaltet),这样那些应该参与其中的人就直接地在他们最本己的实存中为它所触动。对精神的真实性、义务感和履行的意愿的重视,作为排除了理论与说教的辅助和媒介而被培养形成的内心成长的结晶,顽强而持久地唤起自身。

因为精神只是作为生活是真实的,所以活生生的为彼此之存在(Für-einander-sein)就能够产生这种奇迹。但是精神却向那最本己的个体性(Eigensten Persönlichkeit)和它的价值实现的实存者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要求它具有最内在的活力和自身之中的被奠基

性。在对本已规定的自身价值的信仰真实地生活着的地方，一个偶然环境(zufälligen Umgebung)的一切无价值之物都将自内而外地、永远地被克服。一切劳绩都能够获得在真正的意义上的决定性特征，也就是说，在对核心之我的归属意义上以及在它指向上帝之对目标的追求意义上。

在一种带有内在、真实性的个体性生活处在通向变得完满的路上的时候——我们在本质上是在途中的(wir sind doch *wesenhaft unterwegs*)——它必然具有分裂状态的、倒退和重新上路的苦涩(die Herbheit des Gespaltenseins)以及有问题的和值得怀疑之物所带来的无法解决的折磨——这些都是真正科学的、精神的人的伦理的本质部分。假使我未曾确信，您在您的规定之中重视由这种精神所带来的触动，我也不会斗胆在今天写信给你，并在日后保持着精神上的交流。请您始终保持坚强和快乐。

您的

马丁·海德格尔

请见背面一页！

格特鲁德·蒙多夫^①的地址：

拉恩河畔马堡，大学路 42 号

① 格特鲁德·蒙多夫(Gertrud Mondorf)：爱尔福丽德·佩特里(1893 年 7 月 3 日出生于萨克森的莱兴，1917 年 3 月 21 日嫁给海德格尔，改姓爱尔福丽德·海德格尔)的大学朋友，在 1916 年夏季学期和 1916—1917 年冬季学期听过还是青年编外讲师的海德格尔的演讲课。

2

马丁·海德格尔致伊丽莎白·布洛赫曼

[战地明信片]^①

1918年7月20日,夏洛特堡^②

亲爱的布洛赫曼小姐:

现在我们都已明了,对此我很高兴。但是您现在不应认为,您可以马上下笔去写了,而应该在你真正有了兴致时,或者,在我可以帮助您的时候再动笔。在第一封信里我之所以如此无礼地表现出不耐烦,是因为我发现,您在通信中依然表现出对“百灵街”^③的兴趣。我有很多的工作要做,并深陷于对数学和物理公式的观察中。

但是很快您就可以从我这里获悉更多的东西了。我期待一个平静、令人得到休息和恢复并富有成果的假期,这个假期几乎比匆匆碌碌的一学期更应该有意义地被规划。

衷心问候您

马丁·海德格尔

① [战地明信片]:海德格尔在印好的发件人信息表上填写着:服役类别:飞艇操作员;姓名:海德格尔;特别编队:国家气象监测站总部/夏洛特堡,德劳森街6号。

② 夏洛特堡(Charlottenburg):海德格尔自1918年7月2日于(柏林)夏洛特堡的国家气象监测站总部接受测量训练。

③ 1918年,年轻的海德格尔夫妇搬到了弗莱堡海尔登区百灵街8号。

3

马丁·海德格尔致伊丽莎白·布洛赫曼

1918年10月2日,战地

亲爱的莉茜小姐:

新学期好——现在您可以无拘无束、没有任何烦恼,丢掉考试后的忧虑^①奔向精神的完满。您如何自己保持内心的自由和愉悦,精神也就如何攫住你。只有您借助大学的资源与宝贵的触动给自己构建出的那些知识上和生活中的财富,才会持久地对您个人的存在(Dasein)产生影响。

您直接地从属于我们的圈子,这应该加强您的这样一种意识,即要身处一个平静的也是刚刚开始的精神生命运动中心——您还须从中获得不受任何拘束的交谈和排除掉一切传统局限与繁冗的决心。——我既赞同谨慎地表达意见也尤其欣赏浮躁地提出计划后厌恶地退却——但是在我们这里这并不适用——向志同道合的朋友表达出我们在最最内在的真实之中活跃而急迫地体验到的东西,这应该成为我们这里的义务。那封发自弗盖森地区的信^②或许就已经相当棒了,它完全出自面对一个问题的解脱与热情,其中所有细微的启发和闪光的观点还在持续震颤。

我希求您将已经耽搁掉的事情补回来,并且一定不要再错过

① 伊丽莎白·布洛赫曼 1918 年 9 月于魏玛参加了一门希腊语和拉丁语的补充考试。

② 伊丽莎白·布洛赫曼在 1916—1917 年的冬季学期,1917—1918 年的冬季学期和 1918 年的夏季学期于施特拉斯堡大学读书。

这样的时间了——它们对于澄清先前不清晰的预想和猜测具有独到的价值。您应该清楚我对您个人精神生活与命运的充分关心。——对我自己来讲,这种在催人奋进的生命之流中的伴随作为给予和获取的机会是充满价值的。

在我听说了您在弗莱堡的状况之后,我想,尊重科学精神的原则和对浅尝辄止的外行作风的警告已经不需要再向您提出了。请您快些写信告诉我您自己的目标和已经计划好的道路。

一个假期的问候是多么能够使人打起精神来啊——在对那几周时光的回忆中以及现在在凡尔登前的一个凶吉未卜的拐点上,我又体会到了那些光彩熠熠的生活。但尽管如此我却情况很好——八月末我去了前线^①——在柏林还有很多的工作——我去的时候人力补给十分短缺,离开时感到非常高兴。——但是我还没有收拢我的内心——在前一段空闲的时间里我还在皇家图书馆里愉快地工作。去往前线的旅程非常美好。关于这里简陋的生活,我将会在下封信里和您详谈。我偶尔还会去工作并感觉到内心非常地豁然清澈,这主要也是因为我现在知道爱尔福丽德不再有学校里的负担了——脱离我们原来的环境,缺乏不断提出要求并实现价值的紧密的私人关系,所有这些都是我们作出的牺牲。——它们也在令人惊异地净化着,并将这笔灵魂和精神的财富提升。我时常想念您和挂念您的前途,在这里我也已经问过了爱尔福丽德是否有比较可靠的地址。现在,再一次对你的考试表示衷心的祝愿!愿您带着信赖和对于精神的平静的谦卑、带着生机勃勃的冒险精神和对于个人生活与社会工作的财富(Güter)的

^① 马丁·海德格尔作为 414 号前线气象观测站的成员在柏林夏洛特堡接受了几周的培训之后被派往西线。1918 年 11 月他被允许回到弗莱堡。

卓越的开放态度迈入您在马堡的第一个学期^①。

衷心地问候您,马丁·海德格尔

^① 1918年深秋,伊丽莎白·布洛赫曼转到马堡大学读书。在耶拿经过了一个中间学期(1919年1月—3月“战时特殊学期”)之后,在1919年的夏季学期她又回到了马堡。1919—1920年的冬季学期她到了哥廷根大学,她1922年在那里通过了高等学校教学资格的国家考试,并于1923年开始攻读博士学位。

马丁·海德格尔致伊丽莎白·布洛赫曼

1918年11月6日，战地

亲爱的莉茜小姐：

衷心地感谢您文笔清晰的、优美的来信——我从中已经得知，您已经拥有了今天作为精神人的我们加倍需要的灵魂上的沉着。我给你写这片明信片，权当是一个收到来信的确认——一旦我有了时间，平静和安全的时候，我将详细地给您回复一封信。我们当前也处于运动之中并且每天都经历着世事沉浮——无人知晓前方还有什么在等着我们——但是对于精神和它的力量我却有着坚定的信念——生活于精神之中、为精神而生活的人永远不会作绝望的挣扎——为了你现在交代给我的那些美好的计划，您的内心尚需变得完全成熟，直到您能够挥洒自如。您对施莱尔马赫的感觉完全正确^①——我坚信，他的个性只有女性才能完全、直接地把握住。关于这点，我将在下一封信中详细地和您讨论。而今天请您原谅这封信迫于战争环境而如此简短——

衷心地问候您，马丁·海德格尔。

^① 伊丽莎白·布洛赫曼当时打算围绕新教神学和浪漫主义哲学家弗里德里希·施莱尔马赫(Friedrich Schleiermacher, 1768—1834)为题做博士论文。马丁·海德格尔已经在1917年深入地研究过这个论题了，并且写下了《施莱尔马赫的宗教问题》一文，参见《遮蔽的程度——纪念海因里希·奥克斯纳》。库特·奥克瓦德和埃尔文·泰克伦堡编，汉诺威，1981年，第92页。

马丁·海德格尔致伊丽莎白·布洛赫曼

1918年11月7日，战地

亲爱的莉茜小姐：

您来信再一次充满价值地加强并印证了我对从事学术事业的年轻一辈的信任。女性的学术存在，或者确切地讲，“精神的”实存（geistige Existenz）对于我来讲从来都不是一个不可能的问题。但是不久我也清楚地发现，探讨理论的研究并不会产生很多的成果，只有最为个体的体验能带来明确的东西——在新团体中既有付出又有收获地参与活动——值得注意的是这样的经历，当富有思想的女性真正地寻求某种意义的时候，她们的特征就会尤其强烈地表现出来。同格特鲁德·蒙多夫相比，您对女性与众不同之处的感觉是完全正确的——她们大概生活得更加封闭，在更大的程度上也更频繁地依靠感觉。只要您拥有对于思想的信仰，那么您对科学表达看法是无可指摘的。在您的“表白”之中也展示出了思想在您那里发挥出了作用——您所寻找的东西在您自身之中就能够找到，宗教的原初经历里有一条路通向神学，但这条路绝不是从神学中导向宗教意识和这种意识生命力。宗教意识在您那里以何种形态和怎样的程度发挥着作用，我还不清楚——但是确定的是，这种意识给予了您一种强烈的宗教的基本态度——也许在某种程度上是无意识的——一个人生活的完满，这从您的来信中可以看出来。

有鉴于此，哪怕您只是在科学之中又找到了一个重点，我也对您的博士论文计划抱有相当的期待。

我已经说过了,施莱尔马赫必须用心才能够把握,正如在他一生之中女性能够最深、最直接地理解和评价他一样,今天,女性也将能够为廓清他的本质作出决定性贡献。从另一个方面讲,施莱尔马赫的生活、研究和影响对于一种秘密的和无声的支持来讲也是一份鲜活的资料,而这种支持归功于他与他社交圈中的女性的交往。您一开始就要避免按照这样一种模式提交您的论文:该论文以施莱尔马赫的政治观点的引文和观点所构成。施帕恩的计划^①是要一个接一个地对浪漫主义诗人进行一个程式化的全面研究,我相信可以作出这样的猜测,这个计划源自于同芬克的讨论,芬克自己在忙于对施莱格尔的胡乱研究^②并且他对于哲学家一直都抱着蔑视的态度。然而这些浪漫主义者们也都是杰出的哲学家。您必须带着内心的自信去熟悉这项工作——看起来您已经有了一个规划了——我建议您首先除了狄尔泰的天才般的处女作(*das geniale Erstlingswerk*)^③《施莱尔马赫的一生》(871页)以外不要读任何其他文献。可惜的是这还停留在第一卷之上,没有刊印的接下来几卷应该会在战争结束以后在《狄尔泰全集》^④中发表。

① 马丁·施帕恩(Martin Spahn),1875年3月7日生于马琳堡,1945年5月12日逝于阿特湖畔的泽瓦尔登,历史学家,1898年于柏林担任编外讲师,1901年在波恩大学担任副教授,分别于1901年在施特拉斯堡大学,1920年于科隆大学担任正教授。正是受他的影响伊丽莎白·布洛赫曼开始做她的博士论文计划。

② 海因里希·芬克(Heinrich Finke),1855年6月13日出生于威斯特法伦的克莱西汀,1938年12月19日逝于弗莱堡,天主教历史学家,在明斯特任教授,自1899年起任职于弗莱堡。在海德格尔青年的天主教时期,作为有影响的枢机主教资助过海德格尔。他在当时就施莱格尔发表了《写给弗雷德里希·施莱格尔的信》,科隆,1917年;《论弗雷德里希和·施莱格尔》,科隆,1918年;《弗雷德里希同多洛蒂·施莱格尔1818—1820年通信集》,慕尼黑凯普顿出版社,1923年。

③ 威廉·狄尔泰:《施莱尔马赫的一生》,(仅)第一卷,柏林,1870年。

④ 威廉·狄尔泰:《狄尔泰全集》,九卷,柏林,1921—1934年。

除了信件^①(可供使用的有:由尤纳斯和狄尔泰编辑的书信集中施莱尔马赫的生平)以外您首先掌握他青年时期的文章^②从而设身处地地进行体会(圣诞庆典的独白——关于宗教的演说)。您在马堡定将能够利用某些精选的施莱尔马赫的文献。除了这些“技术性”的建议以外,关于实质性的东西,尤其还有那些更大的联系(die größere Zusammenhänge),对此我自觉在大体上已经较为熟悉,在我自己重新恢复了为之而必要的内心的专注和精神的灵敏之时再写信给您。

有大量的博士论文是关于施莱尔马赫的,但是只有很少一部分是有用的——这些“文献”在您的论文即将完成做最后修订的时候可以看一看。维隆^③,我想他现在应该在斯特拉斯堡,他写了一篇关于施莱尔马赫历史哲学的非常不错论文(与此一类的还有穆莱尔特^④)。最好的论文我们还要归于在战争开始时就很可惜地阵亡了的图宾根大学的神学编外讲师苏思钦德^⑤。——您可以放心地把这些问题托付给我——但是我暂时想要将这些“材料”留在手里以避免您按照历史学的博士论文的作者们的方式,将文献的摘录和编排当做主要目标和“科学的任务”。决定性的东西是主题、内容和对问题的鲜活感受(Entscheidend sind Sinn, Gehalt u. lebendiges Problemempfinden)。

① 《选自〈施莱尔马赫的一生〉:信件部分》,L·约纳斯和W·狄尔泰编,四卷,柏林,1858—1863年。

② 《独白》,1800年;《圣诞庆典》,1806年;《论宗教——致蔑视宗教者中的知识分子的演讲》,1799年。

③ 格奥尔格·维隆:《施莱尔马赫的辩证法》,图宾根,1920年。

④ 赫尔曼·穆莱尔特:《施莱尔马赫》,图宾根,1918年。

⑤ 赫尔曼·苏思钦德:《施莱尔马赫的基督教信仰和历史》,图宾根,1911年。

您完全猜对了，我现在因工作原因出门在外，之后直到战争结束就不再会这样了。我已经在了一节一小时的公开讲座上宣布了1919年夏季学期的内容：关于大学和学术研究的本质^①。此外研讨课的练习内容是：范畴问题。这些肯定会结束的，这种结束是我们唯一的拯救。生活在结束后生活将会怎样发展，尚不确定——可以确定和不可动摇的是对于那些真正有思想的人们要求，他们现在恰恰不应偃旗息鼓，而应发挥坚定的领导作用，并培养大众使之具备真诚和对存在的真正财富的价值判断。对于我来说生活事实上是一种乐趣——即使将会有一些外在的匮乏和一些放弃发生——，只有内心贫乏的唯美主义者和那些“有思想”的人们至今为止只是在玩弄思想，就像其他人玩弄金钱和娱乐一样，这些人都会在今天崩溃掉，并将陷入不知所措的绝望——从这些人那里也基本不能指望得到任何帮助或富有一价值的指示。关于这些原则性的问题我将在另一封信中具体谈。

祝愿您的内心可以成熟起来并且带着全部的灵魂的欢愉去体验那些属于真正的精神的东西。

您的马丁·海德格尔

^① 这部分现收于《海德格尔全集》第56/57卷《论哲学的使命》，由伯恩特·海姆布赫编辑。附录。